



## 燃燒自己 照亮別人

### 6C 盧錦軒

墨色的天幕籠罩著天穹，疏星幾點，在低沉的天色裡明滅不定。隆冬的夜總是格外清冷，朔風怒號，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雪切斷電力供應，萬家燈火剎那間變成一片。我從櫃中翻出一根深紅色的蠟燭，點燃它，橘色的火焰搖曳不定，在那不定的光影中，我彷彿望見了那挺立傲然的身影——唐老師。他默默奉獻，不求回報的精神和眼前這溫暖的燈火，在我心中永遠燃燒著，不曾滅過。

眼前這縷微亮的燭光，順著燈蕊，沿著燭身，不定的閃爍著；比起那耀人的霓虹燈，是多麼不起眼。唐老師曾是我最討厭的老師，他終日不苟言笑，相較其他老師下課便抽身而退，唐老師的功課測驗卻令我們應接不暇，若是未能完成課業便會窮追不捨，乃至大聲喝斥。他批閱我們作業的功課更是鉅細無遺、批語一針見血，若是有人無法回答自己的錯處，他更是當眾怒罵，不留情面。那時我一度以為他是不近人情，處處針對我們，但卻未曾看見他默默付出的背影。

盛夏仲夜，蟬鳴如沸，那日的我因要趕事務留校至深夜，窗外街燈昏沉，校園內靜寂無聲。但在二樓左邊的教員室，我卻分明望見一處未滅的燈火，似那火燭微亮的光在黑暗裡分明地亮著。在那透明的玻璃窗前，定睛細看是唐老師，只見他一手執著紅筆，一手按著作業本，逐行逐字地圈出病句，並在旁邊寫下詳盡的評語，未了更在文章結尾補上幾句建議。他低著光，那疊本子竟比他的肩還高，昏黃的燈影映著他削瘦的側臉及那微顫的筆尖，托筆的指腹早已起了厚繭。那一刻，我對唐老師改觀了，原來他默默無聞地在背後為我們付出如此之多，平日裡毫不對他人言說。但那僅僅的肩膊，葉脈布滿的指節卻作得了證。眼前的燭火，漸漸大了，火焰正旺，蠟汁亦點點滴落，正融著。

夏去秋來，校園裡樹葉倒掛，百花紛紛凋落，惟有牆南那棵長青樹依然立著不改其色。窗外的風雪也厚了些，橘色的火光成了鮮艷的橙紅。幾年間，學校的老師來了又走，來去換了好幾批，有時連學生的名字也說不出便已離開；校外補習風氣更是如潮般洶湧，補習名師海報高掛鬧市，一句「保證奪星」收費數以千計，唯有唐老師為學生課補習不收取分毫，堅守教室為學生解答疑難，有教無類，默默無聞。我有一次曾忍不住問他：「老師，您為我們付出這麼多，卻仍被我們憎恨，值得嗎？」他只是笑說：「你們學得會，便是對我最大的回報。」原來他十幾年以來默默堅守是那師者仁心與不求分毫回報的無私。他不求桃李言謝，但求下自踐。當其他人以教學牟利以教席謀身，他卻把自己埋進了無人問津的歲月，傾注的是自己的心血，豐富的卻是學生的前程。他把自己扎進貧顏的土地，只為承托起學生向上發展的枝桠。蠟燭燒至半段，火光正耀，照亮了空蕩的房間，消融了四周的黑暗。



## 燃燒自己 照亮別人

後來，唐老師在我們畢業後，悄然遞上辭函，眾人嘩然，都以為他另尋高枝，向上發展。但多年後的一次來信，才知他前往陝北平原進行支教。他說：「城市的燈光太刺眼，令人看不見自己的身影，平原的光太暗，卻能照見自己的內心。我已近暮年，能做的只有把自己半生所學帶給那山中的孩子。」我望著他附上的照片，照片裡孩子在黝黑的窯洞裡筆畫朗讀，那清亮的雙眼，竟比我見過的所有霓虹都要清澈。他，是暗夜中的一根燭，在烈火中燃燒自己，只是為了成全光明的延展。窗外的雪停了，燭火也將盡了剩下的那段紅蠟，但火光依舊熾熱。

或許教育的本質是甘願做蠟燭的人，李商隱有云：「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。」蠟燭不求回報，只是默默地燃點著自己，為黑暗中的人兒帶來絲絲曙光；唐老師的默默付出，令我明白奉獻不一定要在鎂光燈下的舞台上，也可以是在方寸案台晝夜兼行的堅守。韓愈〈師說〉又言：「師者，所以傳道、授業、解惑也。」他傳道，傳的不僅是學業之道，更是為人處世的君子之道，教我們在浮塵的世道裡堅守本心，堅持所信；他授業，故他不辭辛勞，批改功課至深夜，測驗不斷只為學生明悟缺失日益精進。他解惑，解的不僅是學業之惑，更以那句「你們學得會，便是對我最大的回報」，解開我有關付出與回報的人生之惑。

唐老師用盡自身年華，在人生後期把自己傾到了塵煙裡，只為讓山中的孩子站在他的肩上，去看看那更廣的世界。

火，滅了，但那竄火苗卻早已在我心中植下火種，永遠地，燃著。

<完>